

## 如果可以重來

林 晴

小莉把火機慢慢靠近臉，吸一口氣，點燃起左手指縫的香煙，點點的火光從香煙裏牽扯出一絲絲的煙霧，裊裊上升，漸漸消失在空中。小莉深深吸一口，再慢慢吐出，尼古丁刺激着喉嚨，有一種淡淡的憂傷瀰漫在空氣，整所酒吧幾乎充斥着煙草的味道。

煙霧讓她想起一個人，子明。

「你說得對，抽煙的感覺很寂寞。」她在心裏對自己說。

是香煙，還是這裏的氛圍，讓小莉想起許多事，想起了許多子明說過的話。

她坐在酒吧的一角，在昏暗裏聽人們笑、看人們擁抱，欣賞着人們的沉默。這裏的人，不過是一群寂寞的人，燈紅酒綠的世界裏，音樂不斷震撼你的聽覺，酒精使你懂得怎麼嫵媚地笑，強烈節奏感的音樂隨着燈光閃動，挑動你的身體，這裏的氣氛讓人自然而然地知道要怎麼去配合，他們狂歡、他們依偎，他們需要貼在耳際說話才能聽見，所以彼此都清楚聞到對方身上的香水味道，男或女的。那些在世界以外的親暱行為對他們來說都無所謂，摟抱或被摟抱都不過是一種平常不過的事情，就像是微笑那樣平常。

突然間，小莉感覺到孤單是那麼深刻，這是種啃蝕人的疲憊，思緒如流水般飛快地流動，18歲那少輕狂的日子，在記憶中總是那麼明媚，彷彿總在嘲諷着現在的生活。

其實小莉並不討厭家鄉，就算那裏留給了她無法釋懷的傷痛，對於離鄉背井的人，家鄉還是可愛的，更何況在那白牆灰瓦的江西婺源，有一個讓她念念不忘的人。記憶中，那份遺憾的感情像三月的花景，鋪天蓋地的油菜花臨風搖曳，伴隨着燦白的梨花、嬌嫩的桃花，清風拂過，一陣花香醇如初戀，教人心醉。

小莉總在想，如果可以重來，她一定不會讓愛情在世俗前妥協，不會眼睜睜看愛情被扼殺在現實的手裏。

如果，如果可以重來……

那天小莉如昔在村口的小橋上和子明碰面，其實不是因為那裏特別美，只是因為那道橋很少人去，對他們來說，那是一個很好的約會地點。

小莉張開十指，三月的清風穿過指縫，吹起了他們的頭髮，他們如常地閒聊，再瑣碎的小事都顯得甚有趣味，他們談到村口阿芳嫁去了城市，前些天帶了幾瓶城市的人用的洗髮精，還給子明帶了渴望已久的魯迅的小說，小莉靠着木橋的欄杆，把雙手伸直靠在欄上，聽着子明給他說書中的故事。儘管上過小學的小莉也懂得一點文字，但她喜歡聽子明唸給她聽，因為每次唸讀時，子明的眼中總是閃爍着一種讓人着迷的光芒。河水隨着子明的唸書聲，在橋下靜靜流淌，小莉偶爾用眼角偷看子明，他一如往常背靠着欄杆，低頭看着手中的書，陽光從他背後打來，勾勒出他稜角分別的輪廓，書頁上朦朧的黑影，如同他心底的間陰霾的一角，吞噬掉所有的陽光。

子明突然停住了，低下頭，緩緩合上了書，看着對面的油菜花田良久，幽幽說道：「有時夜深時想想自己，我就很恨自己。子明頓了頓，說道：「到現在我還是一事無成，我怕以後我還是這樣，我惶恐得很，惶恐一事無成，惶恐父母一輩子勞碌着，不能讓他們享受生活，更惶恐不能一直陪着你……」他的眉間不經意擠出一絲苦澀。

小莉放下撐着欄杆上的右手手肘，用食指指尖順着木紋在欄上畫出一道道橫線，撇了撇嘴，輕聲說：「這麼快就在考慮甩掉我啦？」子明回頭看着她急說：「沒！沒！怎麼會這麼想？我想都沒想過這個問題啊！只是怕你過得太委屈，因為我又不能常常陪在你身邊，所以才叫你……我一直都是為你想的最多，將心比心，你應該也是，我只是希望你能過得開心點，快活點嘛。」

小莉停下動作，把手伸出橋欄外，用拇指磨擦食指，把指尖的沙磨擦掉，看沙粒飄落清冽的河裏，她看着水裏悠遊的魚兒，說：「其

實生活不能簡單一點嗎？我覺得只要兩個人在一起就滿足了。」子明轉過身來和她並肩，低頭隨她的目光看去，說：「我也喜歡那感覺，覺得兩個人如果一直這樣在一起，一切都不重要了。子明眼裏的溫柔像流星般一閃而過，剩下的是沉重的深藍色。他抬頭看着遠方說：「可是我們的家族不容許我們結合的，我們早晚都要面對，有些事藏在心裏當作秘密吧，反正我會一直陪着你，直到現實讓我們只能選擇分開……」

「是啊，在我們的家鄉，自由是一場是很遠很遠的夢。」小莉在心裏幽幽地對自己說。這裏的人，一生似乎都被設定了，男人必須唸完中學，如果有錢人家的男人接着得去城裏上大學，畢業後回到家鄉繼承家業，村裏的老人管這叫光宗耀祖，畢業回家後整個家族二十多口人會在村口擺上十幾桌慶祝，接下來就得成家，這彷彿就是必須實行的時間表。這裏的男人到了24歲就該結婚；這裏的女人能上小學的已經不多，父母都認為太有學問的女人找不到婆家，對女人來說，最重要的是在花樣年華時嫁出去，如果過了19、20歲還不結婚，旁人便會指指點點。

幾百年下來，這樣的觀念似乎沒有被置疑過，彷彿這是必然的事，只是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當那些來婺源看油菜花田的城裏人越來越多時，人們也開始想着去城裏闖，開始時有人帶着大把大把的油菜花去城裏賣，看到別人賺了幾個錢後，其他村裏的年輕人都蠢蠢欲動了，只是那些一輩子紮根在村裏的老人都搖頭嘆息，尤其是那些書香世家，他們對經商的人家本來就帶着鄙視，彷彿他們身上帶着錢臭味，更何況看見年青人竟學上這不堪的歪風。

事實上，經商的人家也瞧不上讀書人的自命清高的架子，所以生在書香世家與經商家族的小莉和子明，他們一開始便知道自己的感情最後會像梨花一樣飄零，但青春讓子明有種與天對抗的莫名信心，儘管子明骨子裏同樣刻着無法磨滅的禮義廉恥。但正因為子明是書香世家，再加上他比小莉虛長幾歲，對小莉來說，他的才華像明媚的陽光，閃耀着讓小莉崇拜不已的光芒，小莉總是追隨着子明的想法，像向日葵對陽光的追隨。

小莉喜歡讀子明的信，為了可以常給她寫信，子明為她鑿空了一根梨花樹枝，把樹枝藏在那道木橋的河邊，那裏有盛開的梨花樹，沒有人會知道某一根樹枝裏，竟藏着一份苦澀的思念。小莉習慣獨自在梨花樹下看信，每次從樹枝中掏出信時，信上總帶着梨花樹枝的木香，如同信上的文字，如昔的醇美……

聽過這樣的一段話嗎：

「世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卻不知道我愛你。世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卻不知道我愛你，而是明明知道彼此相愛卻無法在一起。世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明明知道彼此相愛卻無法在一起，而是明明無法抵擋這股思念卻還裝作絲毫沒有把你放在心裏。世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明明無法抵擋這股思念卻還裝作絲毫沒有把你放在心裏，而是用自己的冷漠去對待最深愛自己的人，掘出了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

上天注定我們的愛情不能見光，彼此奔向所謂的陽光，等待着的卻是心酸的煉獄。我無可奈何，卻又必須作出選擇，我何嘗願意放棄你，我永遠在黑暗的地獄愛着你，只有你這個天使才讓我看見本不屬於我的光輝，蜷縮在地獄的我永遠不能去天堂伴隨你。我何嘗不想好好地去擁抱你的愛，享受着這份愛情，可是，在你家裏，等待着我們的又是甚麼，甚至和你獨處都是一件難事。

我在等待，等待我能有一天可以好好陪着你，我無奈地心疼着，小孩哭泣也許僅僅為了有人給她一個擁抱，但我卻連這都無法滿足你，是我對不起你……

許多年以後，那個讀信的夜晚一直是小莉最錐心的痛，因為那是子明給她寫的最後一封信，那天之後子明沒有再去那道小橋，一開始小莉以為他病了，可是她又不能冒然去探望他，因為從來都是子明主動去找她的，她一直都是習慣等待的。直到一個星期後，子明要結婚的消息傳到了她耳邊，她才明瞭彼此的感情已到了該斷的時候。這一天曾在小莉夢中出現過無數次，夢醒時她總安慰自己，

也許那一天不會來，也許子明會帶她遠走高飛，像他曾說過的那些美好故事裏的男兒一樣，帶她去一個不需要妥協的村落一起生活。可是如今子明連最後的相聚都沒有留給她，婚訊還是小莉父母從村裏其他人口中得知後，在飯桌上閒聊時才讓小莉知曉的。那些天，小莉平靜得彷彿她與子明是毫無瓜葛似的，一直到子明結婚的那天夜裏，她跑到了小橋邊的梨樹下哭了一整夜，哭落了遍地的梨花。

每次回想那個讀信的夜晚，遺憾的滋味就再一次充斥小莉心中。

如果可以重來，她一定會不顧一切地去找子明，她會告訴子明，她情願和子明出走，也不要這樣帶着遺憾終老。如果……如果可以重來，她情願放棄和家人去城裏過舒坦生活的機會，情願放棄村落的女人不可能擁有的學習機會……

如果，如果那個夜晚可以重來……

小莉沒命似地跑去子明家，毫無顧忌地敲門喊叫子明，把整屋子的人都驚醒了，子明從沒想過允允諾諾的小莉竟會如此任性，可是也因為這樣瘋狂的舉動，激起了子明心底那份年少輕狂的衝動。子明拉着小莉，把家人的叫喚聲拋在背後，一個勁兒地往村口跑，輕快的腳步帶起了春風，吹曳起那一片油菜花田，彷彿向他們在村子的最後身影道別。

他們跑了一夜，本來打算在臨近的鄉鎮落腳，可是又怕家人尋到，只好一天天漸漸地往離家更遠的地方跑，一直跑到了三個城鎮才決定安頓下來。

為了維持生活，小莉不顧子明的反對，堅持要出去工作，可是小莉連中學都沒上，從前在家也不用勞動，她找了一個星期才找到一份幫人洗衣服的粗活，可是幹了幾天又被人退了回來，後來便索性在家照顧子明。子明家裏曾給他找過家教，學問在村裏也算是不錯的，可是來到城裏，過往引以為傲的學識，與自尊一同在屢次的應徵中被打擊得遍體鱗傷，這些子明都不想讓小莉知道，回家只是笑笑說一切都順利，一個月來，子明每天都到城裏那所中學登門請求，中學校長終於勉為其難地安排了一個教學助理的職位，儘管薪水不高，兩人也樂了半天。

生活不容易，可是小莉和子明兩人沒有埋怨，因為他們清楚這是自己想要的自由，為此，彼此都放棄了許多。儘管對小莉來說，現在的生活條件和過去差太多，可是當想起子明，她覺得和自由相比，這樣的苦太渺小了。

一天早上，小莉正在準備午飯，當她轉身想要打開櫃子拿碟子時，左腳才剛踏出，膝蓋正要伸直，一陣突如其來的刺痛，讓他的左腳反射地半跪了下去，右手不小心推翻了桌上的水杯，塑膠杯子落在地上，發出清脆的聲音，杯裏的水在桌上慢慢擴大，沿着桌子的邊緣慢慢地滴落，和地上的那灘水融合，向四周擴張開去。

小莉咬着牙不敢作聲，子明聽見杯子落地的聲音，探頭問說：「怎麼了？」小莉輕聲笑說：「沒事，不小心撞到杯子而已。」她想蹲下撿起水杯，卻又怕被子明看出異樣，便說：「我去拿抹布。」然後大步地走出廚房，每一步都彷彿有人把她膝蓋的兩根骨頭拉扯開來。

儘管小莉沒說，子明依然能看出她似乎有點不妥，好幾次回家時，在窗外看見小莉的背影總是一拐一拐的，進門後卻見小莉大步大步地走，好像特意要讓自己看起來和平日一樣。子明問過幾次，小莉都笑說：「沒事啊！」有一次她甚至在原地跑了幾步，好向子明證明自己沒事，儘管小莉笑得很燦爛，可是子明還是從她微鎖的眉間看出了一絲強忍的痛楚。那次之後子明不敢再問了，他怕小莉又會再蹦跳着證明自己沒事。

小莉的病讓子明更加清晰看見生活的殘酷，曾經以為自由無拘的生活，原來並不是想像中那般輕鬆，過去的愛情不曾預算柴米油鹽，如今才漸漸明瞭愛情不能沒有麵包。小莉的病不能再拖下去了，她需要錢看醫生，可是子明知道他連帶小莉看醫生的錢都沒有，他開始認為自己是害了小莉，她本來可以有更好的生活，為甚麼要陪他過這樣的日子？如果當初沒有帶小莉出來，家裏可以給她更好的照顧，起碼生病了可以去看醫生，而不會像現在一樣要強忍着病痛，子明恨自己甚麼都給不了，只能每天裝作看不見小莉藏在枕頭下的止痛藥。



子明知道當下最重要的是多找幾份工作，攢錢帶小莉去看醫生。於是子明開始找一些勞力活，他說服自己不去計較是否侮辱了自己的學問，因為勞力活的工作時間比較彈性，可以讓他在學校下班後再多賺一些錢。

小莉並不知道子明為了她兼職了幾份勞力活，她只知道子明一天比一天晚回家，每次回家後也總是倒頭就睡，好幾天小莉都蜷縮在被子裏偷偷地哭，眼淚像墨水般化開，滲入記憶中的笑聲裏，枕邊卻只有那均勻的呼吸聲回應這慘白的夜。儘管小莉努力說服自己不該懷疑子明，不該對這難得的愛情失去信心，可是她已記不起他們有多久沒有一起吃過晚餐，早上起床時，床邊只留下一件冰冷的睡衣證明昨夜有人回來過。日復一日的孤獨感，讓我不禁想起過去那些美好的回憶，在月光下映襯着如今的冷清。

當子明攢夠了錢，終於可以帶小莉去看醫生時，那已是三個月後的事情了。那天下午，子明突然帶着一筆錢回家，說要帶她去看醫生，小莉眼淚簌簌地流下來，她悔恨自己竟然懷疑子明已不再愛他，更氣自己的身體怎麼如此不爭氣，如果自己健康一點，就不會讓子明如此辛勞。

醫生為小莉做了一次身體檢查，在小莉的血液中驗出了類風濕因子，再加上小莉每天早上起床都會因為晨僵而下不了床，十指也常因僵痛而握不住筷子，醫生確認小莉患的是類風濕關節炎，那是一種體內免疫系統失調的疾病，病人體內會產生一種抗體，攻擊身上各個關節，周遭的軟骨會因為滑囊組織長期發炎而被破壞。醫生告訴小莉，由於醫學還不能破解類風濕關節炎的發病成因，所以至今仍無法根治，藥物治療只能延緩病情進一步惡化，這就是為甚麼有人稱它為「不死癌症」。話畢，整個診療室安靜下來，彷彿冬天一下子降臨了，醫生的話像一場地震，霎時摧毀了兩人的生活。還來不及平撫悲傷，醫生便從書櫃拿下一本書，翻開某一頁圖片，把書本沿着玻璃桌面推到他們眼前，圖片裏是一隻變形的左手，手指已扭曲成Z狀，枯萎的形態和樹妖的枝節無異，醫生平淡地說道：「你們最好有心理準備，這種病在發病後期，病人的關節有可能會變形，

導致附近的肌肉開始萎縮，可能會造成永久的殘障。」

從醫院到家，一路走來，子明和小莉都沒有說話，只有腳下那道憂愁，在陽光下一步步跟隨着他們。子明以為只要攢夠錢帶小莉看醫生，她的病就會好起來，生活便會回復平靜安逸，可是他沒有想過，小莉的病是一輩子也好不起來了。子明開始擔憂醫藥費的問題，他怪自己沒有能力給小莉最起碼的健康，也壓不住心裏那一閃而過的懊悔，尤其是夜半時分，一個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凜冽的風颼颼地颳着，農曆十七的圓月打在這異鄉的街道上，月光把子明的影子拉成長長的憂鬱形狀，寧靜的氛圍讓人有種卻有所失的傷感。

早出晚歸的生活月復一月地交接着，子明漸漸變得行屍走肉般，每天睡三四個小時便又上班去，學校屢次因為他工作時的散慢的態度而警告他，可是他的精神根本支付不了更好的工作效率，如今的他連雜亂的鬚鬚都顧不上修剪，更何況談那遙遠的大學講師夢想，那些對子明來說，都是虛無縹緲的夢，早已被生活淹沒。

學校的多番警告換不回子明的改善，校方終於決定辭退了他。原以為當不成大學講師，起碼可以在中學工作，每天靠着孩子的讀書聲，也好寄託心中那僅有的夢想，可是失業的消息，就像是生活對子明最大的嘲諷，嘲笑他的不自量力，嘲笑他竟以為可以與命運抗衡。

失去教學助理工作的那天起，子明失去了最後的精神寄託，他用酒來澆熄勞力粗活帶給他的侮辱。儘管子明沒有說出口，可是小莉也能從每晚枕邊人身上的酒氣，嗅出一絲絲怨憤，小莉不敢說甚麼，因為她知道子明是被她拖累的，每天她只是默默地為喝醉的子明擦洗身體。

直到有一天，小莉忍不住對子明說：「別老喝酒，對身體不好。」短短的一句話，揭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醉酒的子明一巴掌給小莉扇了過去，喝說：「我有今天，還不是因為你！別以為你他媽的為我放棄的那些有多了不起？我呢？我堂堂林家書香世家出身的長子，如果不是因為你，我他媽的放着好好生活不過在這體驗生活啊？」

小莉捂住半邊臉，一動不動地，彷彿出生便紮根在地上一樣。

心口的痛，像被人用刀利落地劃上一道傷，傷口的血液並不是劃過的那剎那便出現，而是在一道白色的刮痕形成的下一秒，血液在皮膚下漸漸染紅那道白線，再用最浪漫的姿態滲出的血液，看上去像附在蘆葦上的露珠一般，痛楚，這才鮮豔地綻放開來。這樣的痛，頓然而強烈，隨後慢慢地緩和，最後剩隱隱約約的一點痛，就這樣縈繞着小莉。

驀然，她彷彿聽見三月的春風拂過婺源那一整片的油菜花田，羞澀的花瓣隨風飄零，牽走了梨花樹上的一片銀白色，一直流浪到那道木橋，帶着醉人花香的春風泛起了木橋下的那清冽的河水，一圈又一圈的漣漪，沾濕了零落的梨花。

如果，如果可以重來……